

上古漢語不及物動詞用為使動之條件與限制

魏培泉 [Pei-chuan Wei]

中央研究院 / Academia Sinica

上古漢語的不及物動詞有使動用法的相當多，然而不論是不及物動詞用為使動的狀況，還是其用為使動的條件與限制，都還是有待釐清的，本文即是針對這些問題來進行探討。本文一方面對不及物動詞用為使動式的狀況給與了一個精要的描述，另一方面則從動詞與論元的屬性、句法的限制等幾點來探討不及物動詞在產製使動式上是依憑怎樣的條件與限制。本文還對上古漢語的使動式和表示致使的「使...V」式進行了比較，指出了二者間之異同。

關鍵詞: 不及物動詞, 作格動詞, 非作格動詞, 非賓格動詞, 上古漢語

1. 前言

上古漢語的不及物動詞常見表示致使的使動用法，當時可以用為使動的不及物動詞相當多，然而其用為使動式的狀況以及其條件與限制仍然是有待釐清的，這些都是本文主要探討的問題。

本文把不及物動詞的不及物用法稱為基式而把不及物動詞的使動用法稱為使動式。傳統所謂的使動式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與基式詞形完全相同的；一類是與基式詞形有別的，也就是有形態來區別於基式的，這種形態區別在中古漢語以後是可以根據聲母或聲調的變化來辨認的，由基式轉為使動式最常見的是由濁聲母轉為同部位的清聲母或者或由非去聲轉為去聲，而這種聲母或聲調的轉換有可能是由上古漢語或更早時期的詞綴進一步演變而來的，¹ 此類之例如「敗、壞、斷、治、毀、滅、折、別、解、沈、來、出、漂、見/現、繫、盡」等。本文的研究對象只限於第一類的動詞而不包括第二類的動詞，因為我們認為不及物動詞的使動式如果發生形態變化，那就應視為是與不及物動詞有別的另

1. 現今有不少漢藏語學者接受如下的一個構擬：使動式的清聲母是由附有*s-前綴的濁聲母演變而來而使動式的去聲是由*-s後綴演變而來的。

一個詞。不過有形態變化的動詞畢竟不多，即使置而不論，對本研究的結果也不會構成什麼問題。有使動用法的不及物動詞近年來也有採用「作格動詞」(ergative verb)之名的，² 換句話說，能用為使動的不及物動詞和作格動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因此本文的研究也等如是對上古漢語的作格動詞這個範疇的研究。有些學者會把使動式與基式詞形有別的動詞也視為作格動詞，不過我們認為只有基式和使動式詞形相同的動詞才能算是作格動詞，理由同上。

在進入本文主題的討論之前，得先交代一下不及物動詞的界定問題。所謂的不及物動詞就是只有一個核心論元 (core argument) 或必有論元 (obligatory argument) 的動詞，在句法上也就是不帶賓語的動詞。一個動詞是否為不及物動詞似乎不難判定，只是在上古漢語中有一些情況對於區別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會構成困難，³ 例如：及物動詞有時會帶零賓語；受事有時會直接置於動詞前而成為無標的被動句（受動句⁴）；非核心論元有時會直接置於動詞之後而成為關係賓語，⁵ 形式上與直接賓語無別。由於上古漢語有這樣的現象，有時一個動詞究竟是不及物動詞還是及物動詞在判別上就會有爭議。舉例來說：大西克也 (2004) 考察《史記》的40個動詞，判定「斬、誅、戮、辱、伐、剿、執、拘、囚、繫、得、徵、用、逐、抱、葬、幸、愛、嬖」等19個動詞並非及物動詞而是作格動詞，主要的理由是這些動詞的受事較常置於動詞前。不過考察上古漢語的文獻，我們認為至少「誅、伐、執、拘、囚、得、徵、用、逐、抱、愛」等歸入不及物動詞是有問題的，⁶ 我們還是把它們歸入及物動詞的，因此這些動詞就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中。我們把「誅、伐、執、拘、囚、得、徵、用、逐、抱、愛」等歸為及物動詞的理由如下：(1) 當構式中只有受事一個論元出現時，也是有受事仍位於賓語位置而不必移置主語的情況，同時這時的主語空位也是可以補上一個施事或經驗者 (experiencer) 的主語或者分析為存在著一個這種角色的零主語的；此外，這些動詞與賓語在語義上也不是致使關係。(2) 當這些動詞後未見

2. 「作格動詞」指的是一個動詞兼可用為不及物動詞和及物動詞，且其不及物用法時的主語對應於其及物用法時的賓語，其及物用法一般是表示致使的。

3. 漢語語法學界過去主流的動詞分類方式是一個動詞只歸一類而不作兼類處理，也就是通常一個動詞不是及物動詞就是不及物動詞，因此歸類就只能從中選一。

4. 「受動句」的名義參梅廣 (2015)。受動句這個術語比被動句更適合用來稱呼上古漢語的無被動標記的受事主語句。

5. 關係賓語這個術語借自李佐豐 (1994)。

6. 「繫」的不及物用法和及物用法有形態區別，我們視為兩個詞。

賓語時，主語仍然可以是施事或經驗者而不必是受事，同時賓語也可以復原或分析為零賓語，這種語法表現與一般的及物動詞是一致的。有時上古漢語一個動詞後面接的名詞組是直接賓語還是關係賓語也會有見仁見智的情況。例如李佐豐 (1983) 把「賀」列為沒有使動用法的甲類自動詞，而把動詞後表示對象的名詞判定為關係賓語；我們則把它歸入及物動詞而未納入本文的研究範圍中，因為我們認為，「賀」必然有道賀的對象，因此把「賀」後的名詞組歸作核心論元而分析為直接賓語，當「賀」後不出現賓語的時候就把它視為零賓語或者規約性隱含。關於賓語是直接賓語還是關係賓語的判定問題，我們承認有時頗難決定。原則上二者是可以依據語義與句法來辨別的，例如可以依據是否為核心論元、是否可以用介詞「於」來引介或者用處所代詞「焉」來指代。但是核心論元的認定有時也難免涉及主觀，關係賓語也有不用「於」與動詞隔開的，例如「為動式」。

作格動詞有時會被等同於「非賓格動詞」(unaccusative verb)。在現代語言學中，非賓格動詞和「非作格動詞」(unergative verb) 的區分是一個影響廣泛的不及物動詞區分理論。理論上，非賓格動詞一般可以用為使動而非作格動詞則否。⁷ 根據這個分辨原則，楊作玲 (2014) 也以可否用為使動作為判別上古漢語一個動詞是否為非賓格動詞的一個標準。如果這樣的論點是可以接受的話，那麼我們只要能妥善區別上古漢語的非賓格動詞和非作格動詞，自然就可以推斷哪些不及物動詞是可以為使動的；然而究諸實際，上古漢語非作格動詞能用為使動的實際上並不少。如例 (1-6) 中的「走馬」、「趨諸侯」、「舞鄭女」、「戰孟賁、烏獲之士」、「鬥其眾」、「笑諸侯」都是使動式，其中的「走」、「趨」、「舞」、「戰」、「鬥」、「笑」都應屬典型的非作格動詞，同時其賓語也都是有生的，各例也未見有什麼句法或語義上的限定。⁸ 換句話說，非賓格動詞和非作格動詞之別對於要推斷上古漢語有哪些不及物動詞可以用為使動看來並沒有什麼實質的功用。⁹

7. 根據 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原則上只有非賓格動詞可以用作使動式；雖然有少數的非作格動詞也可以用為使動，但都是有條件的，例如必須搭配處所補語或有詞義轉變之類，因此這種例外具體上仍可視為具有非賓格性。

8. 非賓格動詞的論元並非「施事」(agent) 而是「受事」(patient) 或「當事」(theme)，也就是說其論元對於動詞所指涉的動作或狀態並不主動引發或操控，此類動詞例如「死」、「落」等。非作格動詞通常為自主的「動作動詞」(action verb; dynamic verb)，句法上的論元為施事，其動詞例如「跑」、「哭」、「咳嗽」等。

9. 這個觀點與論證參魏培泉 (2021)。

- (1)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 （《詩經·大雅·綿》）
- (2) 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 （《孫子·九變》）
- (3) 燕則鬥象棋而舞鄭女。 （《說苑·善說》）
- (4) 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 （《戰國策·韓一》）
- (5) 凡將率鬥其眾失法，殺。 （《墨子·號令》）
- (6) 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 （《晏子·內篇·諫下》）

從另一面來看，非賓格動詞和非作格動詞也都有不能用為使動的。也就是說，無論是非賓格動詞還是非作格動詞，都是既有可用為使動的，也有不可用為使動的。總之，上古漢語的不及物動詞是否能產製使動式是難以從非賓格動詞和非作格動詞的分辨來推知的。上古漢語的不及物動詞用為使動的情況以及其條件與限制究竟為何還是得就上古漢語文獻來進行全面的梳理才能得到較為可靠的結論的。

2. 上古漢語不及物動詞用為使動的情況

本文主要是根據「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中的三十三種上古漢語典籍來探討各不及物動詞用為使動之狀況，¹⁰ 然後據此再作進一步的分析與推論。我們分析不及物動詞的使動式能產力時基本上是不將低頻詞納入思考範圍的，因為我們認為低頻詞因為機率的關係必然會使得其語法表現受到相當的限制，不適合據以推演概括性的通則。¹¹

10. 這三十三種古籍如下：《今文尚書》、《詩經》、《周易》、《左傳》、《國語》、《儀禮》、《論語》、《孟子》、《墨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商君書》、《孫子》、《管子》、《晏子》、《戰國策》、《公羊傳》、《穀梁傳》、《周禮》、《禮記》、《大戴禮記》、《韓詩外傳》、《文子》、《淮南子》、《新書》、《新語》、《春秋繁露》、《史記》、《新序》、《說苑》等。本文在使動用法的統計上主要是根據這三十三種古籍，但實際上所考察的古籍範圍並不止於此。

11. 大體上詞頻在10次以下的我們就視為低頻詞。

2.1 動作動詞用為使動¹²

如上述，動作動詞無論是非作格動詞還是非賓格動詞都常用為使動，因此難以用非作格動詞和非賓格動詞的分別來判斷一個動作動詞能否用為使動。由於上古漢語連非作格動詞都有不少是可以為使動的，因此上古漢語的動作動詞能用為使動的自然遠比一般預期的還多，有的動作動詞還是常用為使動的。例如：¹³「行、走、步、奔、馳、騁、趨、趣、驅、飛、涉、遊、遊、浮、濟、度、渡、躍、跳、騰、舞、躡、戰、鬥、笑、泣、升、降、登、躋、歸、反、返、復、入、上、下、內、外、後、先」¹⁴東、進、退、卻（後退）、¹⁵止、已（停止）、處、居、舍、館、宅、宿、留、次（駐紮）、棲、棲、息（休息）、遷、徙、移、踰、越、運、發、動、隕、落、墜、覆、立、坐、蹲、搖、起、作（起）、興、伏、臥、僕、啟、開、閉、伸、申、張、展、揚、振、震、搏、轉、旋、回、戾、掉、激、聚、集、注、嫁、役、藏、匿、隱、仕、浮、流、泄、積、累（累積）、鳴、脫、辨、辯、朝（上朝）、達（到達）、徹（撤掉）、逃、佚/逸（逃逸）、除、陳、列、肆（陳列）、宣、決、裂（分割）、離（分離）、植（生殖）、蕩、盪、飯（吃飯）、曝/暴」等。在以上的動詞中，使動例超過20次的佔大多數。

原則上，上古漢語的不及物動作動詞都有產製使動式的潛能，但上古漢語顯然有一些不及物動作動詞是不用作使動式的。那些沒有使動式之例的動作動詞大多不是高詞頻的，而且其義類也比較有限。其中較為常見的類型有以下幾種：

12. 第2.1節與第3節中述及動作動詞的部分其觀點與論證大體是根據魏培泉(2021)的，因此其中部分內容與該文有所重疊；只是為了文脈清楚便於讀者掌握，因此不避複重。

13. 有些動詞是否為動作動詞是見仁見智的，例如「立、坐、止、處、居、舍、宿、留、息」這種靜態的動詞在有的語言中就有外在形式可以使它歸入狀態動詞，但在漢語裡它們可以用為祈使句的主要動詞或者作為使令動詞的子句動詞，也就是說這時這些動詞表示的是有意志控制的動作，而且它們也可以表達動態的過程，因此本文仍把它們列為動作動詞。漢語的動作動詞與狀態動詞本有分際模糊之處，因為有的動詞可兼表動作和狀態。例如「立」可以表達站起來的動作，也可以表示站立不動的持續狀態；「落」可以表示落下的過程，也可以表示落到底的結果。把這些動詞分析為兼跨動作動詞與狀態動詞兩類也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14. 「上、下、內、外、後、先」等都有表示移往該方位的動詞用法（「內」也有用如「納」的），使動式則表示致使物體移往該方位；「東、南、西、北」等也有同樣的用法。「上、下、內、後、先」雖然都有去聲和非去聲之讀，但其讀音之交替應該不是用來區別基式和使動式的而是區別別種意義的。

15. 括弧中為釋義，下同。

表示空間位移的動作：例如：「至、到、逮、臻、及、往、赴、訃、臨、泣、徧、通、蹕、軍、巡、翔、跪、跽」。

祭祀活動：例如：「祠、雩、郊、禘、禋、禋」。

農獵活動：例如：「田、狩、耕、耨、耘、稼」。

口部的發聲或動作：例如：「哭、啼、諾、唯、嘆、唾」。

穿搭或使用工具的動作：例如：「杖、冕、弁、總」。

上述的口部發聲或動作是自發性行為，其發生通常不會是外力所發動導致的，因此不會產製使動式。祭祀活動、農獵活動、穿搭的行為等是由複雜動作組合而成的活動歷程，這種活動自主性強且活動歷程較為繁複，動詞所指涉的動作過程或結果不是能由外力發動而產生的，而且就算有外力施加，其作用也是無法維持到過程的後面階段的，這種複雜動作組合而成的活動也可以視為是一種自發性行為。穿搭行為的「杖、冕、弁、總」等都是「名謂詞」(denominatives)，都是表示個人自己的穿戴或使用工具的行為，通常也缺少由外力發動而導致產生的場合。在表示空間位移的動詞中，不用為使動的較多的是到達義動詞，例如「至、到、逮、臻、及」等，這種位移動詞是瞬成動詞，瞬成動詞大抵不能產製使動式，因為這種動詞通常是不能由外力發動而致使產生的。大體而言，以上的這些動詞所指涉的動作都是很難由外力發動而致使產生的。

約而言之，動詞所指涉的動作過程或結果如果是能夠為外力致使產生的就容易用為使動，動詞所指涉的動作如果是自發性的就不容易用為使動。

2.2 狀態動詞與形容詞用為使動

上古漢語的狀態動詞和形容詞在語法上頗有共通之處，我們在此節中合併討論。

2.2.1 狀態動詞用為使動

上古漢語不僅是用為使動的動作動詞遠比一般預期的還多，用為使動的狀態動詞也是超出一般所預期的。例如：李佐豐 (1983)、宋亞雲 (2005:93) 都認為「衰」是典型的不及物動詞，從來不帶使動賓語，但是文獻中卻能看到幾個「衰」用作使動式之例，如例 (7-8)，只不過賓語是偏於抽象之物而已。宋亞雲 (2005:93) 指先秦「枯」沒有帶賓語之例，但上古漢語文獻中的「枯」也並非沒有帶賓語之例，如

例 (9)。宋亞雲 (2005:92-93) 也說「飢」沒有帶使動賓語之例，但上古漢語「飢」用為使動式其實也有好幾個例子，如例 (10-11)。不僅是「飢」，「渴」也是可以用為使動的，如例 (11)。儘管上古漢語及物動詞「殺」就是「殺死」義，已具有致使死亡的意含，然而也有不用「殺」而用不及物動詞「死」的使動式來表示致使死亡的，如例 (12-13)。宋亞雲 (2005) 把「死」的這種用法視為活用。

- (7) 相地而衰其政，則民不移。 (《管子·小匡》)
- (8) 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 (《淮南子·道應訓》)
- (9) 潦水不泄，瀆瀆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瀆而無源者。 (《淮南子·覽冥訓》)
- (10) 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孟子·離婁下》)
- (11)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檣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莊子·馬蹄》)
- (12) 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 (13) 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 (《韓非子·姦劫弑臣》)

像例 (12-13) 的這種例子為何會用不及物動詞「死」的使動式而不及物動詞「殺」呢？我們看實際的例子，使動式「死」通常用於表示以下弑上的時候，主要是發生於非親手殺害但需為此事負主要責任的情況。也就是說，使動式「死」是可以用來表示外力運作下導致的非自然死亡，而古人會使用此式或者是出於隱諱的理由或者是暗示主語在此死亡事件上雖然未必是直接施加暴力導致他人死亡的人但卻是負有主要責任的人。至於「斫公而死之」，就有點像現代漢語的動補式那樣是由兩個詞素合起來表達由動作到結果的過程的。

理論上，不及物狀態動詞是最能用為使動的，實際上上古漢語能用為使動的狀態動詞也是相當常見的。例如以下常見的單音節動詞都有用為使動之例：「恐、懼、駭、畏、憚、說、悅、喜、樂、怒、憂、愁、哀、苦(憂苦)、煩、厭(滿足)、恥、辱、忍、怨、惑、疑、損、益、滿、盈、虧、敝、豐、盛、衰、竭、生、活、死、病、傷、斃、亡、陷、醉、疲、罷(疲)、枯、朽、腐、爛、熟、焦、破、碎、亂、安、定、逸、佚(安逸)、危、和、殘、潰、通、達(通達)、塞、壅、廢、弛、遂、終、絕、卒(終盡)、崩(崩壞)、畢、竟、成、化、散、改、變、易、更、弊、靜、飢、餓、渴」。

由上舉動詞可以看到，上古漢語有相當多的情緒動詞可以用為使動。上古漢語的認知動詞有部分是及物動詞，及物動詞本就是帶賓語的，因此通常不屬於使動化這個語法的運作範圍；¹⁶ 但情緒動詞有較多的不及物動詞，就常用為使動（動詞如果是表示會流露於神色的情緒的更為常見），如例 (14-16)，按理人的情緒是易被挑起的。

(14) 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告子上》)

(15) 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為也，又況於楚國乎？
(《墨子·魯問》)

(16) 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
(《呂氏春秋·季春紀》)

不過情緒動詞如果是心理內因的，就難以構成使動式。內心自發的情緒動詞一般沒有使動式，例如「悔」就沒有使動式；¹⁷ 相對的，「怨」通常是有外因促成的，就有使動式之例。雖然有不少的情緒動詞是可以用為使動的，但情緒動詞是及物性較為模糊的，引起情緒的原因或對象也往往可以以賓語的形式出現（也就是關係賓語），因此緊接在情緒動詞後的名詞組就有可能分析為使動賓語或關係賓語，也就是比較容易有歧義的情況發生，例如「怨」帶名詞組之例就有這種分辨的問題，如例 (17) 的「公」是表示原因或對象的關係賓語，例 (18) 的「諸侯」則為使動賓語，二者都同樣直接在動詞之後。這種歧義雖然可以根據賓語是指人還是指事件來分辨，但當賓語是代詞「之」時就要靠上下文來辨識。因此情緒動詞用為使動雖非少見，但見頻也不會很高，而且使用上也有隨時間的推進而漸趨下滑之勢。

(17) 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 (《史記·宋微子世家》)

(18) 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 (《晏子·內篇問上》)

按理說，表示自然變化的不及物動詞應該是不大能用為使動的，但是上古漢語文獻中是有這種例子的。例如表示枯朽腐爛的「枯」、「朽」、「腐」等都有使動式之例。例如：「枯」有「枯澤、枯丘」之例，「朽」有「朽骨、朽骸、朽肉、朽其肉、朽體、朽屍」之例，「腐」有「腐

16. 上古漢語有極少數的及物動詞有使動用法，但這種使動式都是有形態變化的。

17. 「悔」可以帶表示原因的關係賓語，這個關係賓語也可以視為是造成「悔」的動因，但是這種動因通常是主語指涉者內發的而不是別人造成的。

其骨肉、腐心、腐餘財」之例，如例(19-22)。可以產生這樣的構式的理據應該是大自然的力量或人類的加工是可以致使動植物枯朽或腐爛的；物體的腐蝕也可透過隱喻而成為運作於心理空間的作用力，如例(22)的「腐心」，指的是心靈受到惡事的作用而有所腐蝕。在這種情況下，「腐」已非表示自然變化之義。

- (19) 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 (《淮南子·覽冥訓》)
 (20) 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 (《墨子·節用中》)
 (21) 腐其骨肉，投之苦醢。 (馬王堆帛書《十六經·正亂》)
 (22) 樊於期偏袒搯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
 (《史記·刺客列傳》)

「熟」有食物煮熟和農作物成熟兩種意義。前一義要用為使動很正常，如例(23)；按理後一義不易用為使動，因為農作物成熟是自然的演變，不過人類有時也可以把大自然的力量想像為致使者（把自然力想像為人格神的施力也是原始社會常見的事），因此後一義也是可能用為使動的，如例(24)的「熟穀禾」是溫和的陽氣致使穀物成熟。

- (23) 熟五穀，烹六畜，餼煎調，養口之道也。 (《呂氏春秋·孝行覽》)
 (24) 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 (《淮南·天文訓》)

從以上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主語對於一個使動式能否成立並不是決定性的要素，因為致使者不必然是主語，如例(20)的「衣」、「棺」都不是造成「肉」、「骸」腐朽的直接原因，但物質的腐朽總是可以透過某種外因而形成的。

其他表示大自然的變動現象的動詞也大多是不用為使動的，如「旱」、「虧」等。「虧」雖常見用為使動，如例(25)，但是這麼用的「虧」都不是「虧」原本的月缺義的，「虧」的月缺義就沒有使動式之例。

- (25) 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 (《墨子·非攻上》)

表示生理變化的動詞也有用為使動的，有些動詞看起來像是內因的卻也能用為使動，例如上引的「死」用為使動的例子，此外「老、衰、病、疾、沒」等也可算是這一類。不過實際上這些動詞用為使動一般只發生在可以視為有外因促成的情況，也就是說，依據動詞的義項和論

元的性質可以讓該動詞所表示的狀態解釋為是有外因作用而造成的；換句話說，狀態的形成是出自內因的狀態動詞還是不會有使動式的。上文已指出，「死」是表示死亡的動詞中可以有使動式的，只要它是用於表示外力致使的非自然死亡；實際上表示自然死亡的動詞不大可能用為使動，例如表示貴族死亡的「卒、薨、崩」都沒有使動式之例。

「卒」本是終盡義，此義就有使動用法，但用來表示死亡時就沒有使動用法。這種因隱喻而產生的新義自然是應該與原來的終盡義分別看待的。同樣的，「崩」本是指山石之崩壞，此義在上古漢語文獻中是有使動式之例的，但它的死亡義也是沒有使動用法的。表示死亡的「沒」的使動式就主要是用於「沒身」這種隱喻式的詞組（由「使身體沈沒不見」之義引申而來）。病厄有時也可視為是由外因導致的，因此「病」、「疾」也有使動式的例子，如例(26-27)，其中例(26)的「病吾子」義為造成對方心理上的傷病。按理年老是很難由外力致使的，不過文獻中有「老身長子」這種例子，「老身」為領主屬賓，並非典型的使動式。另外，「老」還有「老師、老我師」之例，義為使得軍隊疲老，這種例子的「老」已和年老無關，即使其義原是由老化引申而來的。「衰」有使動式之例，如「衰政、衰食飲、衰楚國之爵、衰志、勇者衰其氣」等，其中除了領主屬賓的用法，大抵都與表示生理之衰弱義無關。

(26) 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
（《儀禮·士冠禮》）

(27) 鬼崇也疾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韓非子·解老》）

回頭看上引例(11)的「飢之、渴之」，該例馬的「飢、渴」的致使因素也還是外來的，人獸不供給飲食就可能造成他進入「飢、渴」的狀態。

大體而言，不大能用為使動的不及物狀態動詞大致為表示內因引起的狀態變化，如物理的自然演變、生理的自然變化、內因的心理變動等。

2.2.2 形容詞用為使動

上古漢語較為特殊的一個現象是形容詞（性質動詞）也是常用為使動的，主要是因為在敘事句中用為謂語的形容詞和狀態動詞的分際是很模糊的。上古漢語的形容詞一旦用作敘事句的謂語，常有變動的意含

(描寫句與時間無涉，自無此意含)，亦即產生 [+become] 的徵性，也就具有受到外力而產生變化的可能性。就這點而言，形容詞和狀態動詞很難區別，我們也可以把具有變動內含的形容詞看作是從一個狀態轉換到另一個狀態，因此有這種意含的形容詞也就像狀態動詞一樣能用為使動，如例 (28-30) 用作謂語的形容詞「老」、「高」、「大」、「小」、「重」就有變動的意含，相應的例 (31-34) 的使動式也就有得以成立的基礎。形容詞一旦有涉變化，也就可以構成使動式。如例 (33) 的「大木」變「小」是一種變化，使用使動式可用來表示有某種外力致使這種變化的產生。

- (28) 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
(《韓詩外傳》卷十) (「先生變老了，年紀增高了」。)
- (29)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
(《韓詩外傳》卷七)
- (30) 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
(《戰國策·燕一》) (例中的「重」都是「變重要」的意思。)
- (31)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莊子·至樂》)
- (32) 卑其志意，大其園圃高其臺。
(《荀子·成相》)
- (33) 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
(《孟子·梁惠王下》) (「斲而小之」義為「把它(大樹)砍削變小」。)
- (34) 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
(《國語·齊語》)

上文指出上古漢語的形容詞作敘事句的謂語時具有變動的意含，此時形容詞和狀態動詞的分際非常模糊，因而文獻中能用為使動的形容詞也很常見。例如：¹⁸「大、巨、小、長、修、短、多、少、寡、眾、輕、重、厚、薄、篤、寬、廣、狹、博、約、高、下(低)、尊、卑、曲、直、正、平、齊、整、全、專、周、肥、瘠、遠、近、緩、急、速、深、淺、堅、剛、柔、強、彊、弱、疏、密、嚴、恒、常、久、美、醜、善、明、闇/暗、清、濁、涼、熱、虛、實、新、古、亂、潔、貴、賤、貧、富、利、同、異、殊」。

18. 去聲字常用來表示使動，有些形容詞雖有去聲和非去聲二讀，但讀為去聲的並不是使動意義而是表示其他的意義，例如「遠、近、高、深、長、廣、厚」等；這些形容詞的使動式與基式仍然是同音的，因此使動式與基式之間其實並無形態的交替，仍然屬於本文的探討範圍。

大體而言，形容詞有涉於量的（包括空間量與時量）大致都可以用為使動，如例 (35-37)，因為與人事有關的量一般是可以施加外力而增減變化的。如果我們把意動用法也視作一種使動，¹⁹ 而表示評價的形容詞是常用為意動的，這樣看的話這種形容詞也可以說是常用為使動的，不過這種形容詞也還是可以用為具體的使動的，如例 (38) 的「美其室」。

(35) 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墨子·耕柱》）

(36) 乃令工人作為金門，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戰國策·燕一》）

(37)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
（《左傳·隱公三年》）

(38) 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
（《左傳·襄公十五年》）

形容詞若是指那種不可轉讓的性質的就容易構成使動式，例如表示內在的德性以及表示天然的顏色、味道或氣味的形容詞。表示內在德性的形容詞一般不會有使動式，例如：「聖、賢、忠、孝、仁、義、慈、德、佞、能、貪、鄙、狂、怯、懦、勇、猛、武」。形容詞指涉的顏色、味道或氣味如果是事物天然本具的，就不大能用為使動；但如果是可以用力使它附著於他物的話，那就可以用為使動。我們考察表示顏色的形容詞，其中有些是沒有使動式之例的，如「素、青、藍、紅、絳、紫」等；也有可用為使動的，如「黑、墨、玄、白、綠、丹、朱、赤、黃、赭」等。表示顏色的形容詞用為使動時通常是表示以染劑給物體添上顏色的，而且這些形容詞用為使動也大都例子不多，有的形容詞還是由顏料名詞轉來的。²⁰ 例如：

(39) 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禮記·祭義》）

表示味道或氣味的形容詞通常沒有使動式之例（如「甘、辛、香、馨」），但引申義不在其列，例如：「苦」的使動式只有使人受苦之義，其義與味道無關；「酸」只有一個使動式例，如例 (40)，但是表示的是造成腿酸痛，其義與甜酸之酸有別；「臭」也有一個使動式之

19. 不僅理論上可以這樣分析（參魏培泉2019），實際上帶賓語的形容詞也有難以判定究竟是意動用法還是使動用法的時候。

20. 因此有時難以確定到底是使動式還是名謂式。

例，如例(41)，此例的「臭厥載」《孔傳》釋為「臭敗其所載物」，依據上文來判斷，說的是食物因無法保存良好而導致臭敗，這可以算是有外因導致的，而且此例的「臭」也好像不只是氣味之義了。

(40) 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 (《淮南子·修務訓》)

(41)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尚書·盤庚中》)

形容詞的反義詞在用為使動上可以看到有不對稱的現象，尤其是表示評價的形容詞；其中有的不難看出為何有此差異。例如「巧」有多個使動式例（例如「巧言利辭」），但「拙」就沒有使動式之例。

「巧」如果不是指人所具有的特質而是指行為的靈活度（如言語），就可以用為使動，因為行為可以訓練使生巧，但通常就缺少直接使能力變拙的外因。又如「愚」有使動式之例而「智」沒有，大概是因為玩弄他人使變「愚」不難，但要直接使人變「智」就不太容易了。

3. 上古漢語不及物動詞用為使動之條件與限制

根據第2節的描述，可知上古漢語不論是動作動詞、狀態動詞還是形容詞，能用為使動的不及物動詞相當多，但顯然上古漢語也有一些不及物動詞實際上是不用為使動的，那麼到底是怎樣的動詞才能產製使動式，使動式的能產與否又是依憑怎樣的條件與限制呢？我們可分從動詞與論元的屬性、句法的限制等幾方面來看。

我們先看動詞的屬性。在上古漢語，一個不及物動作動詞只要是所指涉的動作過程或結果是可以由外力作用而致使產生的，一般都是可以用為使動的；相對的，若是所指涉的是那種通常不會是由外力發動或左右的自發性動作就不太能用為使動。一個不及物狀態動詞所指涉的狀態如果是由外因造成的，一般都能產製使動式；不大能用為使動的不及物狀態動詞所指涉的大致為內因性的狀態變化，如物理的自然演變、生理的自然變化、內因性的心理變動等。自發性動作也都可以看作是內因性的，也就是說，動作動詞和狀態動詞是否能產製使動式主要都是決定於其動作或狀態的發生是否是出自內因的。一個形容詞所指涉的性狀如果是可以移易的，就比較能產製使動式；若是所指涉的是那種事物所生具而不可轉讓的性質就不大能產製使動式，例如表示內在的德性以及表示天然的顏色、味道或氣味的形容詞。大體而

言，沒有使動式的不及物動詞所指涉的動作、狀態、性狀都是很難由外力促動的。

再看論元的屬性。上古漢語不及物動作動詞是否易產製使動式不僅決定於動詞的屬性，也還決定於核心論元的屬性。一個不及物動作動詞即使能用作使動式，也不是各種義類的論元都能搭配它來構成使動式的，也就是說是要產製使動式，對於核心論元是有語義選擇限制的。不及物動作動詞的使動化依核心論元的性質而有使用與否或多少的差別。在上古漢語，無生名詞比有生名詞更容易用為使動賓語，動物或集團名詞也比一般的屬人名詞更容易成為使動賓語。上古漢語的名詞如果是無生名詞，一般不難用為使動賓語。有的不及物動詞即使主語兼可採用無生名詞和有生名詞，但也只有無生名詞可用為使動賓語。例如「鳴」的使動賓語限為無生物。上古漢語可以說「雞鳴、馬鳴、鼓鳴」，但「鳴」的使動賓語只有無生名詞而沒有有生名詞，文獻中「鳴」的使動式只有「鳴鼓、鳴佩玉」之類的例子而沒有「鳴鳥、鳴馬」之例；大抵是因為鳥或馬之鳴叫通常是自發的而鼓與佩玉之鳴響卻是需要外力來促動的。又如「寢」主要有「睡」和「止息」二義，但使動式一般用的是「止息」義，使動賓語主要為無生名詞或集體名詞，例如「寢武事、寢兵」。又如「卒」有「終盡」義和「死亡」義，但只有「終盡」義有使動用法，「死亡」義就沒有使動用法，因此使動賓語主要是用無生名詞，例如「卒食」。無生名詞一般可以用作使動賓語，大概是因為無生物的運動總是可以看作是外力致使的；動物或集團名詞比一般的屬人名詞更容易用為使動賓語，大概是因為動物或集團的行進通常是會有主宰者來控制引導的。總之，易受外力推動或左右的名詞越容易用為使動賓語，無生名詞或易受操控的有生名詞屬之。至於狀態動詞和形容詞，因為其論元為受事或當事，因此能否用為使動本就與其論元是否為有生名詞沒有明顯的相關性。

大體而言，不及物動詞能否用為使動主要決定於不及物動詞和論元的屬性以及二者間的能控關係。

最後看句法的限制。上古漢語的及物動詞罕有能用為使動的，主要是因為已經內具一個作為賓語的內部論元，如果賓語容許再多一個使動賓語的選項，就會造成句法和語義分析的困難。同樣的，不及物動詞如果習於採用形式上同於動賓結構的「施用句」(applicative voice)，自然也會盡量避免用為使動的。上古漢語的施用句較為發達，

一些相當「旁格」(oblique case)的名詞組可以升格成為形式上無異於直接賓語的關係賓語，所謂的為動用法、對動用法就是這種情況，而經常有為動、對動構式的不及物動詞有可能因習於搭配關係賓語而傾向於避免構為使動式；換句話說，就是因為關係賓語經常佔據賓語位置而防礙了使動式的產生。這種習於搭配關係賓語的不及物動詞有的從來不用為使動，有的雖可用為使動但例子極少。例如「哭」就是經常有為動或對動的用法而沒有使動用法的動詞，「哭+NP」的NP通常就是關係賓語，指的是哭的原因或對象，如例(42)；「哭」沒有使動用法或許也跟這個句法限制有關。「笑」、「哀」則是屬於那種常帶關係賓語而極少用為使動的動詞。上古漢語的「笑+NP」和「哀+NP」通常是為動或對動用法，如例(43)和(44)；這兩個動詞的使動用法都各只有2例，如前引之例(6)的「笑諸侯」、例(16)的「哀之」。如果不看上下文，例(6)的「諸侯」應該會分析為「笑」的對象。這樣的用法畢竟易引起歧解，因此上古漢語要表達「讓諸侯嘲笑」的意義時通常是採用「為諸侯笑」這種被動式來表達的。上古漢語「哀之」之例中的「之」通常為關係賓語，而例(16)的「哀之」的「之」也是要仔細核對上下文才能斷定是使動賓語的。基本上這種動詞也是容許構為使動的，那麼使動式之例會這麼少，大概是因為賓語的位置已常為關係賓語所佔據，成為其產製使動式的一大阻礙。上古漢語的「死」的為動用法並非少見，如例(45)的「死之」指的是為公子卓或者為其職務盡忠而死。如上述，上古漢語的「死+NP」也是有使動式的，如例(12-13)，古人會用該式來表達致死事件是有特別用意的，一般是出於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動機；可能因此而使得我們會見到「死+NP」有較多的使動例（我們蒐集到的就有十餘例之多），導致我們有時對於文獻中的「死+NP」之例難以判定究竟是為動用法還是使動用法。我們推測，當時的人在遭遇這些經常帶關係賓語的動詞時，對於它後面的名詞組，有可能在缺設上是先把它設定為關係賓語，然後再根據文義或語境來看是否需把它改分析為使動賓語。

(42) 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43) 我笑句踐也，為人之如是其易也，己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
(《韓非子·說林下》)

(44)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左傳·文公六年》)

(45) 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左傳·僖公九年》)

總之，上古漢語無論是及物動詞還是經常帶關係賓語的不及物動詞大體上都不易用為使動，可能的原因如下：首先，當時的動詞一般只帶一個賓語，不管是直接賓語還是關係賓語，通常只能擇一而用；其次，這個賓語的挑選如果在直接賓語或關係賓語以外還有使動賓語的選項，是難免會造成信息接收處理的困擾的。因此即使是不及物動作動詞，如果是經常搭配關係賓語的，該動詞用為使動的機率也會隨之降低。

4. 使動式與表致使的「使...V」式的異同

上古漢語並非只能用使動式這種綜合式來表示「致使」(CAUSE)，還可以使用分析式 (analytical construction) 來表達大致相同的語義，例如表示致使的「使...V」式，²¹ 這種構式之意義與使動式看起來有所重疊，不過在上古漢語二者的用法實際上還是有所不同的。

過去的研究經常用「使...V」式來說明上古漢語的使動式，不過這是根據現代漢語的用法來理解使動式的，就上古漢語的情況而言，使動式和「使...V」式不論是在意義上還是在搭配限制上都是有所差別的。一個不及物動詞不論是動作動詞還是狀態動詞，一旦構為使動式，都是表達致使的；但就「使...V」式而言，如果V是動作動詞，通常表示的是役使而非致使，²² 如例(46)的「使蹙者走」，義為「要讓跛腳的人跑步」；如果V是狀態動詞，²³ 則大抵為表致使的，如例(47)的「使平、使傾」、例(48)的「使醉」、例(49)的「使天下亂、使天下貧」。基於此，表示致使的「使...V」式中的V主要是使用狀態動詞的，只是上古漢語文獻中這種例子並不多。表示致使的「使...V」式在上古漢語時期例子很少，因此表示致使仍以使動式為主。

21. 上古漢語的使令動詞除了「使」還有「令」，「令...V」也可以用來表致使，本文用「使...V」來含蓋「令...V」。表致使的「令...V」雖有例子而更為罕見，例如「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商君書·去彊》）。

22. 上古漢語表役使的「使...V」式不蘊含受役使者一定會遵循指令來執行V所指涉的行為，也就是說受役使者一般仍具有可以違背指令的自主性。

23. 舉狀態動詞包括形容詞，形容詞例子又比狀態動詞少。

- (46) 故凡問事，必於近者。寇難至，瞽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瞽者走，失其所也。 (《淮南子·說山訓》)
- (47)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 (《周易·繫辭傳下》)
- (48) 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 (《說苑·復恩》)
- (49) 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 (《荀子·富國》)

上古漢語的使動式和表致使的「使...V」式間的主要差別是什麼呢？在語義上，使動式意含主語的行為導致賓語進入V所指涉的狀態或動作過程而且主語對狀態或動作的實現是直接操控或負有責任的；相對的，表致使的「使...V」式的主語對於狀態或動作的實現不必然是直接操控或負有責任的。從例(48-52)的「醉」、「亂」、「貧」等動詞的「使...V」式與使動式的對比大概就可以看得出這種語義上的區別來。此外，表致使的「使...V」式一般用於表示主語意圖致使他方進入此狀態而尚未實施的非實然狀況，因此常用於通指或未然的情況；相對的，使動式多數是表示已然的情況。此外，在句法上，如果「使...V」式所致使的狀態動詞是有副詞修飾而且該副詞是在表致使的「使」的管轄範圍中的，就不能換用使動式，如例(53)的「使目不明、使耳不聰」和例(54)的「使民愈愚」。例(53)的「使目不明、使耳不聰」的否定詞「不」的「範域」(scope)只及於V而且是在「使」的管轄範圍中的，這種情況就沒有能與之對應的使動式。²⁴

- (50) 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 (《左傳·定公三年》)
- (51)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 (《孟子·滕文公》)
- (52) 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僭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 (《韓非子·和氏》)
- (53) 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莊子·天地》)

24. 例(53)可以看到使動式和「使...V」式的交替使用，前者如「亂目」、「亂耳」、「濁口」、「滑心」，後者如「使目不明」、「使耳不聰」、「使口厲爽」、「使性飛揚」。會使用「使目不明」、「使耳不聰」應和否定詞的使用有關；會使用「使口厲爽、使性飛揚」，也可能與節律的調配以及當時雙音節的使動式並不發達有關。

- (54) 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
 (賈誼《新書·瑰瑋》)

5. 結論

本文主要是探討上古漢語的不及物動詞用為使動式的條件與限制。文中指出，不及物動詞在產製使動式上所依憑的條件與限制可以分從動詞與論元的屬性、句法的限制等幾方面來看。

就動詞屬性來看，在上古漢語，一個不及物動作動詞只要是所指涉的動作過程或結果是可以由外力作用而致使產生的，一般都是可以用為使動的；相對的，若是所指涉的是那種通常不會是由外力發動或左右的自發性動作就不太能用為使動。一個不及物狀態動詞所指涉的狀態如果是由外因造成的，一般都能產製使動式；不大能用為使動的不及物狀態動詞所指涉的大致為內因性的狀態變化，如物理的自然演變、生理的自然變化、內因性的心理變動等。一個形容詞所指涉的性狀如果是可以移易的，就較能產製使動式；若是所指涉的是那種事物所生具而不可轉讓的性質就不大能產製使動式，例如表示內在的德性以及表示天然的顏色、味道或氣味的形容詞。大體而言，沒有使動式的不及物動詞所指涉的動作、狀態、性狀都是很難由外力促動的。

就論元來看，上古漢語不及物動作動詞是否易產製使動式不僅決定於動詞的屬性，也還決定於核心論元的屬性。無生名詞比有生名詞更容易用為使動賓語，動物或集團名詞也比一般的屬人名詞更容易成為使動賓語。總之，易受外力推動或左右的名詞越容易用為使動賓語，無生名詞或易受操控的有生名詞屬之。至於狀態動詞和形容詞，因為其論元為受事或當事，因此是否能用為使動本就與其論元是否有生名詞沒有明顯的相關性。

大體而言，不及物動詞能否用為使動主要決定於不及物動詞和論元的屬性以及二者間的能控關係。

就句法限制來看，上古漢語經常搭配關係賓語的不及物動詞產製使動式的機率也會相對較低。

本文還對上古漢語的使動式和表致使的「使...V」式進行了比較，我們認為這二式間的主要差別如下：在語義上，使動式意含主語的行為導致賓語進入V所指涉的狀態或動作過程而且主語對狀態或動作的實現是直接操控或負有責任的；相對的，表致使的「使...V」式的主語

對於狀態或動作的實現不必然是直接操控或負有責任的。此外，「使...V」式一般用於表示主語意圖致使他方進入此狀態而尚未實施的非實然狀況，因此常用於通指或未然的情況；相對的，使動式多數是表示已然的情況。此外，在句法上，如果「使...V」式所致使的狀態動詞是有副詞修飾而且該副詞是在表致使的「使」的管轄範圍中的，就不能換用使動式。

References

-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資訊服務處). 1990. Academia Sinica Tagged Corpus of Old Chinese 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ancient/>) (Accessed 2017-01-10.)
- Levin, Beth & Rappaport Hovav, Malka. 1995. *Unaccusativity: At the syntax-lexical semantics interface*. Cambridge: MIT Press.
- Li, Zuofeng (李佐豐). 1983. Xianqin Hanyu de zidongci jiqi shidong yongfa 先秦漢語的自動詞及其使動用法.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vol. 10, 117–144.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Zuofeng (李佐豐). 1994. *Wenyan shici* 文言實詞.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ress.
- Mei, Kuang (梅廣). 2015. *An out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上古漢語語法綱要. Taipei: San Min Book Company.
- Ōnishi, Katsuya (大西克也). 2004. Shishou tongci chuyi—Shiji zhong de “zhongxing dongci” he “zuoge dongci” 施受同辭芻議—《史記》中的「中性動詞」和「作格動詞」. In Takashima, K. & Jiang, Shaoyu (eds.), *Meaning and form: Essays in Pre-Modern Chinese grammar*, 376–394. Munich: Lincom Europa.
- Song, Yayun (宋亞雲). 2005. Hanyu zuoge dongci de lishi yanbian ji xiangguan wenti yanjiu 漢語作格動詞的歷史演變及相關問題研究.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19. The development of Putatives in Old Chinese 上古漢語意動式的發展.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大中文學報 65. 1–24.
- Wei, Pei-chuan (魏培泉). 2021. Ergative action verbs in Archaic Chinese 上古漢語動詞中的作格動詞.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 131–146.
- Yang, Zuoling (楊作玲). 2014. *Shanggu Hanyu feibinge dongci yanjiu* 上古漢語非賓格動詞研究.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conditions and constraints of intransitive verbs used as causative verbs in Old Chinese

Abstract

There are quite a lot of intransitive verbs used as causative in Old Chinese. However, whether it is the situation in which intransitive verbs are used as causative or the conditions and constraints of their use as causative, they still need to be clarified. This paper is mainly aimed at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on the one hand, provides an essential descrip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causative alternations in Old Chinese. On the other hand, it discusses what conditions and constraints intransitive verbs rely on in the production of causative forms according to the attributes of verbs and arguments, and the constraints of syntax. This paper also compares the causative form with the “*shi* (使)...*V*” construction that expresses causation in Old Chinese, and points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Keywords: intransitive verb, ergative verb, unergative verb, unaccusative verb, Old Chinese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Pei-chuan W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No. 128, Sec. 2, Academia Road
Nangang Dist.
Taipei City 11529
Taiwan (R.O.C.)
weipc@gate.sinica.edu.tw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8 December 2021

Date accepted: 11 July 2022

Published online: 19 September 2024